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洪深文集

2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洪深文集

2

洪深文集（二）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东四八条52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字数417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¹₃₂ 印张20.125 插页6

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（平）5,001—6,500册 （精）5,001—5,500册

ISBN7—104—00026—7/I·10 定价（平）4.20元（精）5.35元

第二卷說明

本卷收入洪深同志从1936年到逝世这一时期的七个剧本。

《走私》作于1936年。

《咸鱼主义》作于1936年。

《飞将军》作于1937年。

《包得行》作于1939年。

《鷄鳴早看天》作于1945年。

《女人女人》作于1946年。

《这就是“美国的生活方式”》作于1950年。

原本中的序言、后記和論文作为附录依次編入本卷。

中国戏剧家协会

1957年6月

目 录

走私	1
咸鱼主义	21
飞将军	55
包得行	107
鸡鸣早看天	227
女人女人	363
这就是“美国的生活方式”	495

附 录

最近的个人的见解	621
《飞将军》跋	630
《这就是“美国的生活方式”》所用材料来源一瞥	631
《洪深剧作选》后记	636

走私

登場人物

(以登場先后为次序)

李玉华——做餡儿餅的，五十来岁。

李 妻——四十岁左右，薄具姿色。

賈云祥——押运私貨的人。

成进德——运貨人。

刘 梅——赶驛車者。

楊大全——赶驛車者。

头 儿——有小胡子，着洋服。

村民甲。

村民乙。

村中老者。

其他村人。

時間：一九三六年六月。

地点：中国北方某小村。

村里就只有一条街。李家住的是沿街的一间房子。房子里摆满了做饅儿餅的东西。靠左是街門。一进门就是一个大櫥架。架上堆着些粗紙，紅色招牌紙，草繩，和那存藏制餅作料的磁罈鉢瓶子罐等。架前是一个大水缸，上有木盖；缸里盛的不是清水，是那制餅的干面粉。再前，是一扇通厨房的小門。

右边是一张土炕。炕的尽里的一头，有一个炕架；下层安放着几条卷着的被褥，上层摆着些梳妝品之类杂物，还有一个被李家視作宝物的乾隆窑青花有盖的大磁罈，此刻里面盛着那拌和饅儿的白糖。

屋子的当中挂着一盞大煤油灯。光很亮，照得后面墙上貼着的五六張送貨发票，和一張过时两年的美女月分牌，都清清楚楚。灯下一張长方白木桌子。李玉华的妻子，就着灯光，站在桌旁，調和他們次日早晨需用的包餅的面粉。

李家世代是做饅儿餅的。几十年以前，周家村的饅儿餅，馳名全省；所以周家村附近的小村庄里，很多做餅的人家。近来大大不如从前；吃的人做的人，一天天的少了。目下在这个小村里，只有李玉华一家还在做餅；但他們也是做饅儿餅的末一代了。他們二十来岁的一个儿子，早已上省城去学习了别的行业。

夜还不深，但街上少有行人，窗上淅淅瀝瀝，是雨点打在玻璃上的声音。屋里李妻靜靜地調着面粉。忽然街門冲开，李玉华慌慌張張地奔回来。

李玉华 （轉身先把街門門上）坏了！坏了！

李 妻 （停了手里工作）什么事？

李玉华 又来了。

李 妻 誰——誰又来了？

李玉华 又是两大騾車，六七个人押送着。

李 妻 两大騾車？……

李玉华 六七个人，有的拿着棍子……

李 妻 棍子？

李玉华 有的，哼，怀里敢不还揣着手枪！

李 妻 手枪？

李玉华 又奔我們村里来了，不能是好事。

李 妻 （瞿然）啊，我曉得了。上一回……

李玉华 对了。

李 妻 上一回来过一次，头十五天，奔周家村去的！

李玉华 对了。

李 妻 卖便宜洋貨的？

李玉华 对了，走私的。

李 妻 有一个毛子領着？

李玉华 看不出他是真毛子还是假充毛子，反正这回还是有
一个穿洋服的人領着，奔我們这儿来了！

李妻也駭呆了。

李玉华 单二哥先看見的。我們都看見的。两輛大車；有一
輛陷在泥里，拉不出来，就在村外头。

李 妻 （想念往事，自言地）上一回那群走私的，把单老翁
打了一頓……

李玉华 可不是么！

李 妻 为的是他們拉夫，要把单二哥拉去，帮着推大車。

李玉华 也是为着下大雨，泥太深，牲口拉不动。

李 妻 单老爹只問了一句：“你們这車上运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就挨了那毛子一頓打！

李玉华 单二哥还是被他們拉去的，拉去了三天，把車子推到周家村，把車上的东西都搬卸完了，才放回来；一个子儿沒給，天天是挨揍挨踢，（愈想愈着急）我，我不干。

李 妻 那末你明天別出去。

李玉华 还能擋得住他們不到家里来么？上一回单二哥也是从家里拉出去的。

李 妻 上一回是大白天，今儿……唉，大黑晚間，人家的家里，都有妇女家眷們，他們不能跑到人家的家里来！

李玉华 他們还会有不能的事。

正在說着，猛听外面有几个人講話的声音。

賈云祥 （在远处，大声喊着）前面那个窗戶里有灯光，我們上那儿去叫門。

成进德 （在远处）好，我头里走。

李玉华 （聞言变色）坏了，坏了，他們上我們家里来了。

（轉身往厨房就跑）我得赶快藏起来。

李 妻 （倒不在意）嘿，你干嘛这么怕呀！

成进德 （立在窗外，張見李妻）喂，我說，你們来瞧呀，屋里有个妞儿还没睡呢！

李玉华 （立在厨房門口，甚为着急）厨，厨房里也藏不住，我，我們从窗戶里爬出去，上外面田……田地里躲着。大……大黑夜，也……也許他，他們瞧不見……

噹，噹，噹，是敲街門的聲音。

李玉華（拖李妻）快，快，你頭里走，打窗戶出去。

李妻（堅決地）我不去，外面下着大雨，把衣服都淋濕了。我怕什麼，一個婦道人家，推不動車，搬不動貨，還會把我拉了去么！

噹噹噹噹，街門打得更響了——門外有人叫喊：“開門，快點開門”，“干嘛不開門？”

李玉華很快從廚房的窗戶跳出去了。

李妻（轉身行向街門）來了，來了，你們急些什麼呀！

門一開，四個男子——賈云祥、成進德、劉梅、楊大全一擁而入。

賈云祥 噢，一位大嫂子！（稍微對李妻點一點頭，放下手裡的棍子，脫去身上的破舊雨衣。）

成進德（也放下了手裡的棍子）你們瞅，這麼大一張炕！（把眼睛四面一掃）五個人都能睡！

賈云祥（瞪了成進德一眼）哼！誰說我們准在這兒睡下的？頭兒也許還要我們趕到周家村。

劉梅（年紀最老，臉上有稀稀的胡須，帶有愁容）可是我那個牲口……

賈云祥（瞪了劉梅一眼）哼！你那個牲口！（厲聲）牲口拉不動，人推！

劉梅（抑壓的嘆息聲）咳——（把手裡的兩根長馬鞭，靠在門后；摔去衣服袖子上的水。）

楊大全 我是又餓又累。睡一大覺才真好呢，可是先得找一點吃的。

成進德（只有二十多歲，老是嘻皮笑臉的）喂，大嫂子，有什麼

么好吃的沒有？

李 妻 街头有个杂货鋪，有餅有酒有鷄子儿，諸位要买吃的上那儿去。

成进德 街东头那个鋪子？

李 妻 就是。

成进德 头儿在那里吃飯呢，我們不能跟他在一块儿吃。

賈云祥 （瞪成进德一眼）嘿，这小子！

成进德 又不敢响了。

楊大全 （实在餓极了，指桌上）你調这面粉做什么的？

李 妻 明天早上做餡儿餅的。

楊大全 有做成的沒有？

李 妻 沒有。

楊大全 有什么別的可吃的东西？

李 妻 任什么也沒有。

賈云祥 （拉条凳子坐下）別說沒有呀，我們吃了也給錢的。

李 妻 真是沒有。

成进德 （自告奋勇）我上厨房找找去。（他橫冲直撞地进去了。）

李 妻 你們上別处找去吧，我家里沒男人。

楊大全 外面下着这样大的雨，还上哪儿找去呀！

賈云祥 （从衣袋里摸出半支吸殘的雪茄，划支火柴，点燃了吸着）
你的当家的上哪儿去了？

李 妻 （稍一躊躇）出去了。（轉口）上周家村送餡儿餅去了！今天不回来。

賈云祥 （斜睨着李妻）哼！——哼！

楊大全 （开始在厨架上找寻）这是招牌紙，这是芝麻，这是

香油。这是空的，这个瓶也是空的，这是放核桃仁儿的，现在也空着。这是——（拿在鼻尖一闻）许是放枣子的。这里有半个杏仁儿，（捻起来送到嘴里吃了）这个罈子里又是空的。（转身向李妻）怎么这些瓶儿罐儿里尽是空的？

李 妻 天热，核桃的，杏仁儿的全不做，只做白糖饅儿的。

楊大全 （揭起水缸的盖，伸手捞了一把）这是面粉，（对贾云祥）这里有大半缸面粉，我们好拉面吃！

贾云祥 好呀！

楊大全 （到厨房门口，对成进德）这里有面粉——你在厨房里找到什么现成的可吃的么？

成进德 （在厨房里）快了快了。

楊大全 （看见炕架上有瓶罐，再去寻）这里还有呢。

李 妻 （随着楊大全到炕边，脸色突然严肃）你别上那儿去倒翻。

楊大全 （自管寻）这是香粉，这许是头油。这个罈子里是洋白糖，（也捻一点送在嘴里）呸！（又捧起罈子来）这个罈子倒很不错！

李 妻 （圆睁二目，大声吆喝）你快放下！

李妻的声音是这样的严厉，众人出其不意地都吓了一跳——楊大全更是怔住了，慢慢地把磁罈放还原处。

成进德抱着好些吃的东西在怀里，忙从厨房出来，看是发生了什么事。

李 妻 （发话）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凭什么大黑夜里跑到人家的家里，翻这样找那样！人家也有个里里外外。你们是要做强盗，还是要做土匪？别欺侮我是个娘儿们，惹急了我，我到街上嚷人去！村子里有的是男人；铜锣一

响，来到了把你們都捆起来，連你們那个不知道是真毛子还是假毛子的头儿一起捆起来，揍你們一个半死，送到周家村去。我告訴你們，趁早別作死！

賈云祥 （勃然大怒）你媽的臭屁。老子們是瞧得起你，上你們家里来找点东西吃，答应給你錢，不白吃你的。你这个不受抬举的东西，給臉不要臉……

李妻轉身往外跑。

賈云祥 拉住她，拉住她！

楊大全真的拉住李妻——被她抬手就是一个嘴巴——成进德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过来帮着拉。李妻竭力掙脫，掙不脫，便喊“救命啊——”才喊出半声，被成进德摀住嘴。

賈云祥 （拔出怀里揣着的手枪，走到李妻面前，指着她的臉）你还喊不喊？

李 妻 （看見枪，大駭）啊！（不再掙扎了。）

賈云祥 （把枪比着李妻）还嚷不嚷？

李妻搖頭。成进德把他摀嘴的手拿下来。

賈云祥 你还往街上跑么？

李 妻 不，不跑。

賈云祥 老实給我們做飯吃么？

李 妻 （还瞪着那支枪）做飯，做飯。

賈云祥 放了她。

李妻被枪懾服，垂着头，揣了桌上調好的一盘面粉，进厨房做飯去。

賈云祥 （仍把枪揣了，披上雨衣）我上东头杂货鋪里，問問头儿去，到底今天还走不走。

成进德 （把他方才寻来的食物，鋪陈桌上）有白干，有花生，
有一碟韭菜，你不喝了两口去？

贾云祥 你們先喝得了。（他开街門，在雨中走了。）

成进德 （倒出半杯白干，大大地喝了一口，坐下）很不錯。

楊大全 （就着碗也喝了一口，剥花生吃）我可真餓了！

成进德 （吃一口，夹一筷韭菜，回头看刘梅）老刘，来喝酒呀。

刘 梅 （垂头丧气地立在門边）我不喝！

楊大全 （坐下）干嘛不喝。

刘 梅 我不喝。

成进德 你愁些什么？

刘 梅 我的牲口。

成进德 牲口怕什么？

刘 梅 拉了这么大一車沉貨——这一大車白糖还没有一千多斤么？赶了一整天路，还是晌午喂过一次，到现在还不能卸下！

楊大全 我的牲口也是赶了一天，可是我們人还饿着呢，先得打发打发我們自己。

刘 梅 我不該来的，我不該接这个买卖的。

成进德 現在你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总得把两車子白糖，拉到地头才能回去了。

刘 梅 到底拉到什么地方？誰也不知道。

成进德 他不是僱你的車子拉到周家村的么？真是到周家村呀！

刘 梅 到周家村干什么不走大路，干嘛繞这个大圈子？

成进德 因为大路上有緝私的保安队堵着呀！

刘 梅 对了，今天下午我們还把一个警察打了。

成进德 那是他自己找打。他向着我們走来，头儿当他是来盘查我們的，所以叫我們駭嚇他一頓，誰知道他是下了班回家！

刘 梅 警察不是随便可以打的。打了他，将来准出乱子。

成进德 出什么乱子？得了，得了，刘大哥，別尽說乏話。

（滿飲一口，得意地）打了一个警察，你就这么害怕，你还没看見在半个多月之前，我們还打海关的关員呢！

刘 梅 打了海关的关員？

成进德 老刘，你是第一次和我們走私，你还看不大慣。

（指楊大全）他就見過两次，滿不在心上了。就說那一次打关員吧，打得真有勁。我們三个人打他們五个，头儿自己先动手。这些关員們身上穿着制服，平时对人多么狠呀，那一次被我們打够了。海关上一个英国人，站在旁边看見的，也沒敢說什么。外国人敢是也怕武力！

刘 梅 噯！

成进德 在那回以后，进来的貨物，就沒再上过关稅。东西可真便宜，白糖呀，花布呀，雜貨呀，人造絲呀，賣得快极了。

刘 梅 賣得快。

成进德 誰不貪便宜，我媽我姊姊就买这个花布穿，比我們乡下織的土布好了还便宜。現在我們乡下不織布啦。

刘 梅 哦！

成进德 我們的头儿的头儿，真是发大財了。

刘 梅 头儿的头儿发大財。

成进德 跟我們一起来的头儿是小头儿。他不做这个买卖，